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鄰汝
鄭重光古愚　參閱

李　奏疏

疏

論西北備邉事宜三　西北邉備　李　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强，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鳥遷鳥

衆、雖得而制此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粮罕繼、且其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穫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

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擾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剔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屑於虜也

漢唐兵力有非後世可及

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故鼂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

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勲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内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塵衆之羣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勲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

勿奪以臨陣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衂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廸。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閒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勑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擒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擄生

口若干。且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强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

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猝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

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董　奏疏

論　董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西北邊備

發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勲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任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發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素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鬭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强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鞞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鬬輒爲所輕夷狄啓釁

此其二也。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知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

況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冐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囂囂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壓於上聞皆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

方叔有元老之謀武數

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

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藉之臣愚以

[illegible]說臣之日因不無藏克之將也

爲趁今無事之時正當傍勵在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覩其智試之以戰以覩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

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將驍

勇者咸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邀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士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

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帝

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開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踏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

如民田小赤之也如淡耕之種非衆土之所 取粟之多少問亦當在民

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餽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

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氷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夏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鼂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　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肯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冐賞者。隨舉輒鬭。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冐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今

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向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隸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illegible]明

待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勲勒卣
　　　　　　　　　張　宮處中　參閱

程篁墩文集

集　　　　　　　　　　程敏政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西蜀分闗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邇者兵部以擇師閫

蕭君大用受　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請姻友壯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朋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詔使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僉都指揮事習名勇功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嶲地南接滇池西雜吐蕃誠蜀之要衝然　國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漸被者日廣治鹽井之利足以裕邊學校弦誦之風足以興俗近者諸番又鮮出沒之患則建

昌之爲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或以爲蕭君夙將、且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轄爲荒服、分閫爲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覘篆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廣屯田、禮師儒、并狃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

公之所經營而奪蠻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跡具存慨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食諸番嚮風　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之選弭貂横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勗哉

雲中寄興詩序　雲中督餉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於大同也實應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餽之予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備虜而我　朝益嚴常遣

督將建牙于浙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諝之臣總之、俾以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與其間爲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遴選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閒、牛羊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騎爲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頤、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

要津領可以小就形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偏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頽垣廢堠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疏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於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寄與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已此贈言之意也

贈豐潤伯曹公奉　勅總南京操江兵　提督操江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晝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

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攝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制總操江兵者一人。非世勳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　勑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令　天子始朝羣臣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豐潤伯曹公　賜璽書以行。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率餞於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於舟師。都北者。莫先於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

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先帝與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胥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勤遠略，圖非常，皆不足齒，惟我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愼選而用公，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

在先朝顯有雋功，藏在册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與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於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奉使朝鮮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往致禮於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簡討郭君瑀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爲榮然求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於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揚君志學以來謝不獲則爲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爵有請賜有謝元會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

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揖跽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不必有所咨計。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歎於易而成於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爲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摘其罪，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讋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以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

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　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名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爲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詞華墨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其何繫於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今

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於朝鮮。禮部以予名上，値開經筵，予不佞，承乏講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爲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眞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熙臣名詩）

弘治戊午春，三川毓生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前期，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傅青宮。又五月而詔贈其

曾祖平江恭襄侯至其父黔國莊敏公三世皆保傳渙號崇階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爲公初度之辰逆其甲子之所經三百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爲親家重其上壽伊始而寵於之迭終也合諸勳戚播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觴慶焉屬予爲之引惟　天眷　皇明畀之世臣以光輔熙運比於隆古盛矣哉而予竊有說焉寵榮壽考世豈無之而君子所重者名與實副之爲難爾不然雖歷選等洙殊寵人將指議之不暇矣寅惟公生而沉雄負

志略事　英宗憲考暨今天子出入中外三十年凡
君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討行禮成上倚爲重而
其大者鎮二廣則宣國威靈冒險阻勦賊數千還所
掠餘萬口扶畸拯廢嶺表載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
年善撫士而究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
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續屢壞公相度事宜溯原窒
罅爲安流人免于墊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
然不能不沮於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故公議
歸之而　聖眷加焉以殿巖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

舊勳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名實相副之爲難哉。恭襄公當文皇徙都北京。首總漕府。裕國足兵。號良將。其漕規運行至今。莊敏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將多賂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賜嘉獎。蓋其先所以培其家脈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俾得者之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作見於三百篇尚矣。雖近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於貴齒好德感上戴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爲致慶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

（注：[illegible]故實 漕考）

天子整六師讋四夷保丕平之緒以昭上天純祐有明之心如漢營平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來季子則公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谷通經史妙詞翰辱與不佞交良厚非一日雅且在官僚宜不可辭也遂僭書於簡首為觀者先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錫山楊世愈爾韓參閱

楊中丞奏疏

疏　　　　　　楊璿

題為議事事　湖廣事宜

先該照得各處廵撫官員、在於邊方者、例該每年四

此即漢刺史每年到京奏事例

月、在於腹裏者、例該八月到京議事、臣所管去處、係

是腹裏議事之期，合於八月內到京，緣臣今年四月之初，前來巡撫地方，廣闊，急難周偏，合無照例於八月到京議事，惟復止將該議事件開行，該部會議具奏，候至來年依期赴京等因，

計開

一件利便事，據湖廣襄陽衛申稱，本衛旗軍俱各謫守漕運等項，所有月粮六斗，妻小老幼赴倉關領粮官斛止是五斗，餘有一斗，等候日久，被放粮識字人等，延捱措留，尅落入已，以致旗軍之家，虧缺食用，合

將放糧斛函改造六斗使一全閑同家人無侵欺等因具申照得前項弊端累禁累犯終難革絕今申前因誠爲有理慮恐別處亦有此弊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直隷府州查照所屬官倉但該放支旗軍月糧六斗者各與量造六斗官斛較勘清切印烙完備仍於斛外大書深刻某倉六斗官斛止用放支旗軍月糧不許別項行使字樣降發該倉按月旗軍關糧逐斛唱名支放則禁令不煩奸弊自革

件故事可考

一件勸導附籍事切照南陽荊襄德安安陸沔陽等

府州縣所在流民今官府文移及上下軍民不分伊曾無附籍悉稱以流民名目其已附籍者羞惡流民之名槩自稱曰下戶而本境之內世居之家無所分辨故別稱爲老戶辭義不順名稱俗陋不惟告爭等件及案牘之間開寫爲欠美抑且已經附籍與未附籍流民混淆無別會同欽差分守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合將前項府州原有土居人戶稱爲舊民逃來附籍人戶稱爲新民其奸頑展轉不肯附籍者仍前目爲流民如此則事寓勸懲而漏籍轉徙者愧

恥且格、辭有分別而文、籍開載者、平順可觀、

題爲地方事　地方事宜

照得荆州沔陽等衛德安長寧等所、江湖空曠、山林阻深、自前全設官軍期以控制要害邇年以來爲因征差亡故、消耗過半且如荆州左衛原設旗軍八千三百三十五名、見今止存二千三百八名、內除下屯四名、老病幼小一百五十七名、不堪差操、其餘與同沔陽等衛所旗軍、儘數選撥前去廣西及清浪桂陽靖道等州臨武南漳穀城等縣守備、并攢運京儲等

項其原數不足，及凡遇逃故，又將餘丁盡行轉補去訖，連年在外，不得休息，以致衛所空虛，兵備廢缺，城池坍塌，不能修理，甚至門舖等項無人巡把，雖是多方督理，奈緣人力不敷，即今荊襄安沔，水旱已六七年，軍民普例飢荒，措濟莫能周給，盜賊蜂起，愈擒愈滋，所在流民，動以萬計，反覆轉徙，恐難撫安，會同欽差分守荊襄南陽等處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前項地方，連遭饑饉，難比尋常，來年春夏之交，必是益見窘極，況今十月十一月內，各處山野草木多

花芊二月内雪氣陰一兼旬不解二十六日午後尋丈之外不辨人形。民情欠寧。遠近窮迫。緣清浪等處平息已久。前項軍人。止於景泰年間暫撥守備。實非舊例。而廣西軍士屯聚亦多。乞勑該部詳議荆州等衛所官軍。除於南漳穀城等項差占難動外。通將廣西并清浪桂陽靖道臨武等州縣後撥守備之數。放回本處操守城池。一以鎮安人心。一以防禦奸宄。倘或遇警。亦得調用。再照荆襄德安沔陽安陸五府州所屬多係裁減衙門。見今缺官管事。仍乞將朝覲官

員內有罷黜者、照缺急選前來管理、庶於治理不致誤事、

題爲防禦地方事　官軍操守

據襄陽等衛申稟備蒙欽差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箎行文該鎮守湖廣太監郭閔總兵官右都督李震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議湖廣衛所官軍數少。一守不敷。若非輪班操守。未免顧此失彼。況今邊衛二十消耗、守備官軍掣回數多、合令荆襄夷陵五衛所頭班二班官軍、一班赴邊守備

一欵屬衛操守城池等因兵部依擬於成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轉行到衛申稟到臣查得先該監督軍務太監尚書總兵參將都御史唐慎等會議荆襄久安長治良策內開襄陽衛荆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先年俱在本處操守流民不敢為非正統十四年靖州等衛官軍征進麓川等處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分兩班輪流備禦以致千斤劉等伺隙為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備禦二班存留本處操守遇急易於

調用成化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奏准欽遵外續該分守荊襄等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爲防禦地方事見得四川納溪等縣各被大壩山都掌逆賊流刼緣地方接連荊襄巴東竹山等縣誠恐侵臨以致流民乘機倣傚乞將荊襄安陸五衛漕運官軍存守地方等因具奏未蒙明降又該本官題爲缺軍防禦事兵部議開襄陽自古用兵之地流民積聚不下二三何不即將流民訓練十萬誠恐釀成大患合將本衛在邊備禦頭班二班戍軍卯官軍俱存本處操守捕盜保固地方成化四年正月

二十四日奏准存留去後今該前因會同欽差布終將王信議得靖州等處自前本無備禦名目即今亦無冠盜聲息其衛所官軍因稱近邊別無差調又有腹裏原征麓川等處官軍除存留外其餘二萬三千五百餘員名與另外哨護粮道號稱三班軍餘俱各在彼備禦支給行粮而荆襄等衛所官軍舍餘守備廣西等處與僣運軍儲者常年在外修盖王府等項與起造墳塋者歲無寧日其存留二班與襄陽衛頭班數目不多各撥本處并南漳穀城等處分守城池

及於要害地方巡捕奸盜，尚且不敷。若將此少飢窘軍餘，襄陽衛頭班遠發備禦荊州等衛所三班，起調輪守，不無示弱召侮，貽患地方。伏望聖恩，特勑該部行令前項頭班二班官軍，照舊不動，及將荊州等衛所頭班，仍與襄陽安陸等衛運糧者，盡存本處操守，庶幾銷沮奸宄。臣等不勝感幸。

題爲公務事　起科田糧

一件起科田糧事。照得南陽襄陽荊州德安四府，沔陽安陸二州，江山通于川陝，湖泊多于地方，遠近天

雨水輒泛漲中間膏腴上則田地俱係本處土著人戶種辦粮差及各處衛所屯軍種納子粒之數其餘砂瘦污來之處高者秈錯岡阜不耐旱乾低者邊近江湖容易渰沒亦係前項人戶陸續耕犁貼辦粮差及逃來人民佃買開墾種養人口因無納粮定主往往彼此告爭欲行照例科粮恐後重難負累所以官府拘礙難行搆訟與詞紛紜無巳今後民間田地除巳徵粮外其餘開種未起科者或許自行報官或遇互相爭告務要勘量另立輕則每畝科粮一升若係

山岡水灘處所每亟止科五合撥付應得之人永遠管業辦納如此則事爲無礙而經久可行粮額有增而紛爭漸息

一件鎮銷禍患事照得荆襄德安沔陽安陸各府州縣地方曠野山川深遠自前寇盜容易藏聚禍患隱于無形維制貴乎有策奈何城池稀疎武備廢缺且如襄陽衛洪武年間人少事寧尚具額設八千戸所節次改調今乃止有三千戸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八百十九名安陸衛一設五千戸所節次改調今亦

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四百七十九名
「荆州沔陽德安各衛所消耗尤甚。况且實有壯軍撥
遣運者。比之各處衛所江河往迴。最爲險遠。其餘俱
調廣西潯溗柱陽靖州道州臨武等處守備不敷。復
將精壯餘丁選轅去訖遺下舍人。并老弱貧病餘丁
除屯田辦料軍吏等項外荆襄安沔德安七衛所。止
有操守軍餘舍人。共四千九百四十九名。於內又撥
接遞等差及王府蓋府造墳等項占用多端。欲其威
制數千里。環饒之境內可否之辦。顯然甚明。防禦事

重。難比尋常。乞勅戸部兵部諸衙門從長計議將前項七衛所漕運壯軍餘丁共六千三百一名各存本處操守城池鎮銷奸宄原有淺船却令水次傍其楊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等衛所赴京操備軍人領駕攢運夫以京操大衆之中那摘六千餘人不為有損荆襄曠遠之地得用六千餘人大為有益如或別行拘泥切恐貽禍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陳正容威玉　參閱

原襄敏公奏疏

疏　　　　原　傑

處置流民疏　　處置流民

節奉勑諭、近問湖廣荊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

陸續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命爾前往彼處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處勘見數、公同各該鎭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蹟、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嚴立禁約、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勢、衆以爲是、雖已廢之法、所在當行、衆以爲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改、用圖經久之計、毋循目前之謀、又如本處衞所、或湯無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有不相管攝、當屬之

其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具實奏聞彼處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事務要停當欽此又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李賓題稱荊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衛所以控制之則　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該奉　聖旨是着左副都御史原傑去務要處置停當欽此為照陝西漢州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荊襄接境係流民新聚處所遴委湖廣河南陜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徧歷山

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審係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并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粮差浩繁。及畏罪弃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為事端。若依前例一概逐遣。尚恐去而復來。或各處頑民。闖知地土空閑。糾集趁住。不數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衆。勢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

之　現多數械逐非策也

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丁口、并平昔兇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遞回、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各該州縣戶籍、應當糧差、仍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此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相離本布政司水路動經旬月。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穀城縣南漳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里。近不

下五日。一旦有事，若待再報湖廣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管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較之所縣百倍有益。今踏勘得鄖縣地方廣闊，逼近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遞年盜賊出沒之所，應合展築城池，添設所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及據竹山等縣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縣地名尹店、鄖陽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府召係唐縣桐栢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穆

此鄖陽立

鎮之術

冊趙保村汝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因。照有違碍。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栢等處相應立縣、馬良等坪止可立堡。穆冊保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檢司。俱各遵奉勅旨、便宜處置。委官督造鄖縣、展築城池。添盖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伏乞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趂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逋、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黃河自古爲患疏

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奸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微賞王府信之輒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從者興詞奏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

水漫。衛輝一府沙鹻過半。軍民稅粮之外。僅可養生。

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　太祖

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

泰時乃剏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

迫于埶。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許不起科

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

地方事宜　　地方緝捕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

丘等處山埶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官難防禦。且

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窩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而預防之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爲親選識察一人兵牌五十人令自備器械馬匹以緝捕盜賊而選委府州縣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署都指揮僉事李瓘更守其地而以署都指揮僉事許震代守河南南陽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仍

還指揮臧廉于本衛。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金剛臺近者流逆曾據之）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開設荆襄職官疏（設官撫緝）

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臣偕湖廣河南鎮守巡撫三司等官。議流民數多。若一槩驅之。恐其安土重遷。難以盡遣。就使遣去。慮或他處頑民。知

有空地。效尤復來。其患尤甚。已嘗覆實類。皆逃移年遠。無所于嶢且能治產服賈。老子長孫婚嫁姻戚兢不可動者。謹如　聖諭。許其附籍。其新來無產平素兇梗者遣之。數內在湖廣之襄陽荊州德安及今鄖陽者二萬四千三十九戶。附籍二萬一百八十有七在河南之南陽河南汝寧者七萬五百五十二戶。附籍六萬三百八十有四。在陜西之西安漢中者。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戶。附籍一萬六千八十有三。其遣還者。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復慮此輩戀膏腴

而樂閉曠。且原籍官司。不加撫恤。執將復來。須如先
年事例請給　聖旨榜文嚴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
內。復集續來。及展轉流徙者。並發戍邊。匿主同之。逃
囚軍匠。無論山內外。俱令戍邊。其附籍所墾田地。查
照減輕則例起科。凡百事產。俱如洪武年間給與由
帖。則庶幾去者留者各得其所。此外須立府縣軍衛
斯為久計。臣又與各官相視襄陽府所轄鄖縣。地接
河陝。路通水陸。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為四通
八達要地。且去府五百餘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盜

賊倖發緩急無制合拓縣城置府擬名鄖陽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附城立鄖陽衛衛爲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廣都司并南陽衛新收編發流民并不服驛遣問發及衛操軍人數內查調二千五百名類編總小甲并百戶所實之前所則以趙府群牧司餘事華隸彰德衛官軍撥補城周六里三十步設六門分襄陽府所屬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又於竹山之尹店置竹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鄖之南門堡置鄖西縣編戶七

里歲徵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有奇。又于陝西漢中之洵陽白石河置白河縣。編戶八里。歲徵稅糧三百九石有奇。以上七縣。俱隸新府。其南門堡曰石河守禦軍堡。如舊仍屬湖廣。又析陝西西安府之商縣地為山陽縣于豐陽鎮。編戶一十二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陽府之南陽縣地為南召縣。於南召。係編戶一十六係。歲徵稅糧二千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縣地為桐栢縣。於桐栢鎮上店編戶一十四係。歲徵稅糧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

嵩、析汝州地爲伊陽縣于舊固縣。編戶三十一里。歲徵稅糧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隸其本府若州。此外舊巡檢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縣河。改隸竹溪。在鴉路鎮者。移南陽之窪石口。改隸南召。在桐栢鎮者。移唐縣之毛家集。改隸桐栢。在上店者。移嵩縣之常界嶺。改隸伊陽。是皆要害之地。亡命所必經者。又于宜陽縣之穆冊及趙保鄉。汝陽縣之楊埠。俱添立巡檢司。南彰縣之馬頁坪。築立軍堡。以房縣原守肆莊坪堡官軍二百員名實之。俟鄖陽

衛湖撥官軍至日如數委守竹山之上官渡堡而以上官之數移于肆莊則以近就近各適其便且于光化均州鄖縣各置水驛驛設五舟摘于湖廣所屬偏僻水驛各令州縣撥之否則擬奏銓註陸路則以里甲馬匹遞給無煩置驛其官屬酌宜裁省府設知府推官撫民通判各一員經歷司照磨所各去其半陞鄖縣學為鄖陽府學學設教授訓導各一員量增其生徒之數諸新縣唯伊陽官吏全設桐栢添註撫民縣丞餘俱知縣典史各一員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

生徒吏典先儘見役次于民間選之行都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經歷司亦去其半衛設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左右二所正副千戶各二員經歷知事所鎮撫各一員旂所百戶十前所則以群牧原額舊任爲之數內知府都司及各新縣正佐首領官宜從臣等會舉練政體熟知風土者庶于新附之民有濟餘乞於授知例取職則於湖廣衛所多餘官并陝西調來納職選任其荆襄舊設守備都指揮合令回司理事白河鄖西二縣守備官軍且須三年以

後令同。自餘加以委任責成。使撫治其地則永永無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